



到南锣鼓巷是一行人结伴而来,有专事摄影的同伴提早做了功课,说这里不那么“商业化”,是有味道的老胡同群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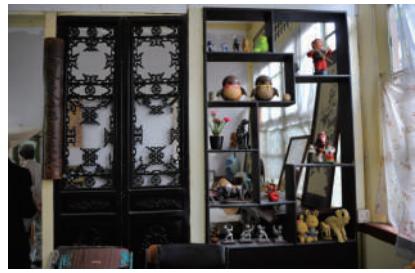
苏醒的胡同



骑三轮的老爷子



闲练书法



红木雕花隔断



娴静的老奶奶



# 老北京胡同游

文 / 樊芳 图 / 舒海军

到南锣鼓巷是一个大清早。胡同口,灰色的地面上由仿古小方砖铺陈,空中几排大红灯笼高挂,显出七分朴素三分热闹。时间尚早,街道显得安安静静。整条胡同小巷都是商铺?不会吧?不知过去,这南北走向约八百米长,东西方向各有八条胡同的幽深巷子,发生过多少激烈的“南锣故事”?如过眼云烟了,只在当下,胡同也像刚睡醒似的,惺忪而闲散。

才早晨八点,溜狗的大妈,骑三轮的老爷子,牵儿子的小媳妇,倒完垃圾、站墙角聊天的三位白发老奶奶……一个披着齐耳短发的瘦老头坐在墙角一隅专心读报,一个抱卷毛狗的臃肿的妇人从立了石鼓的门帘侧进去,又一位柱着拐、九十高龄的老太太从另外一处门洞踱出来……老胡同的人们安享流年的清静和慢生活滋养。

我对老胡同的特别记忆来自胡同的两处地方。一处,是在前鼓楼苑胡同2号——一处年迈的四合院,斑驳的墙体,门槛的老漆被蹭掉露出原木色,门口的两只小石鼓雕刻着图案,可惜经不住岁月侵蚀,变得模糊不清,而鼓沿边上雕刻的“绳索”又叫劲地紧绷着,接待我们的老奶奶却显得放松自如,满脸宽厚的笑容,她年

龄已七十六岁,满头银发,是清朝大臣王汝勤的孙侄女。随她进到院子,迎面灰色院墙挂着红色“鸿禧”二字,心下顿感暖意。来到南厢房,吉祥祥一般的红木雕花隔断,把房屋一分为二,里间一张八仙桌,一墙壁的旧照片和一屋子的老古董,一张民国二十四年、学生王元鸣的清华大学毕业证格外引人注目。外间一角,置有书箱,衣箱,食盒等,垒成高高的箱垛——若启开,历史自然尴尬不堪;关着,则预留了想象空间。时光使记忆仿如层积岩,每一层隐藏着昔日的活力与丰茂,这院子自然有许多秘不外宣的老故事。据传,老人多年寻找已定居台湾的院子主人,想要还给这份房产,至今未果。许多的特别,使这老院子成为市政府力图保留的老北京文化“记号”之一。

另一个特别记忆是标示“北京老照片”的展览门店。由一位从南方来的文艺人经营,他正埋头练习书法。满屋子陈列着艺术品——摄影、书法,连同主人也特别的一一身素衣,光脑门,脑后拖着一条小马尾。顾客不问,他则不语,有点“桃李不言,下自成蹊”的味儿。我们盯着哪里,哪里就生意趣——他正用心写着“阿弥陀佛”,时光从他极有定力的黎黑的脸庞悄然滑过,他笔下的墨,气韵生动,一个乌亮,深邃的——“佛”凝固了。

忽然就闻到一股清新的墨香,令我意兴油然。想起一户人家,门槛是一幅红纸黑字的行楷,内容为“居闹市关门即是深山,染铅华读书随处净土”,横批“世外桃源”——这热闹中的大隐,与“不那么商业化”的老胡同倒有了鲜明对比。这热闹街市中的大隐,也叫人游到北京老胡同的核心了——那就是文明与静悟。

有点累时,我们坐在一旁的木凳休息。槐花纷纷落下,披挂我们头上和肩膀。当店铺次第打开,游人多起来,开摩托车的,踩三轮的,骑自行车的往这里涌入,进进出出,来来去去,世象零乱起来——在自然朴素的原色里,既有剪纸、陶制品的艺术再现,又有星巴克咖啡的美妙憧憬,像一盘苹果丁拌奶色沙拉,杂糅甜的咸的涩的滋味。不管人们好不好这口,就在胡同里恭候。也有人品着各种文化元素与生活形态相生之下老胡同的生长疼。它无可名状,被热闹和繁华隐着;或者那感觉有点儿麻木,快要飞逝了。这么想时,有人起身抖落槐花,喊着我们该回了。



老生意人



老少乐